

父亲的二胡

鹿玉翠

记得小时候,父亲有一把二胡。偶尔高兴了,他就拿出二胡来拉一会儿。我嘲笑父亲的二胡拉得不好,他就说:“笛仁月,箫半年,要学二胡得慢慢缠!”

一天晚上,父亲让我唱歌给他听,他用二胡给我伴奏。我大声地唱《十五的月亮》,父亲的二胡跟着吱吱呀呀地拉着。后来,我想起这个场景就想笑,只需要一副墨镜,我们爷儿俩就可以出去挣钱养家了,只是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水平,能发多大的财。

我坐在椅子上,椅子的两条前腿斜斜翘起,我的半个身子倚在门后的大衣橱上,双脚勾着小方桌。灯光很好,月光也很好。

父亲退休后,我给他买了一把新二胡,想让他没事就“缠缠”。可父亲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他根本就没时间“缠”二胡。哥哥淘汰了一台冰柜,父亲动用了刀子、斧子、锤子、螺丝刀等诸般家伙什拆了三天,其实就为冰柜上的那一层铁皮。我们去看他,经常看见他的小院里放着一辆自行车,当然是四脚朝天轮子向上。我奇怪父亲为什么总有修不完的自行车。当然,自行车修完了还要修马扎。哥哥要搬新家,父亲竟然用废旧木料做了两张大床。

跟随哥哥搬家到十楼,没有了广阔天地,父亲终于不能再修自行车了。可是有一天,我却看见家门口放了一堆结成网状的尼龙绳,好奇地问母亲。母亲说是父亲从外面捡来的,他说没事解着玩练手劲。我哭笑不得,实心核桃、玉石转球

都有,怎么还用这个练手劲?

你爸还经常拉你给他买的二胡呢!母亲说。“哦?真的?”我心想,退休的父亲终于可以做一个退休老干部应该做的斯文事了。“现在你爸每天晚上都拉一会儿。”妈妈认真地说。“你爸说拉二胡可以锻炼胳膊!”我哭笑不得,原来二胡成了父亲的健身器材了。

现在想来,父亲脑血栓发病已经不止一次了,他的手脚可能都感觉不太灵活了,或许他就是在用这样的办法锻炼身体吧。

这二胡,父亲缠了一辈子,却依然没缠好。跟着技艺不精的父亲,我的二胡也没学成。慢慢长大的儿子喜欢音乐,父亲



烟火人间

来我家的时候,儿子总是缠着姥爷学习乐理。

父亲上过两年师范学校,学的都是速成,什么都会一点,但什么都不精。他没有学过五线谱,儿子不会简谱,祖孙俩取长补短互相学习。我渐渐地成了那个没出息的妈,自己学不会的,让儿子去学吧。我于是每周都按时带着儿子去学校学二胡。

儿子在楼上学二胡,我去楼下打水,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静等。楼下的学生都放学了,一扇一扇的门关上,留下一条寂静的走廊,走廊上的灯空自亮着,照耀着繁华落幕的寂寥。突然,我想起了父亲,泪水涌出眼眶:父亲,分别已经三年了,你在那边还好吗?

非常故事

品味栗子的甜香

耿艳菊

那年,带父亲逛王府井,准备回去时,好远就见一家店门口摆着一筐栗子,个头特别大。我感到好奇,跑过去买。店员热情地告诉我,这栗子叫开口笑,二十元一斤。名字这么好听,也从来没听过,于是就买了一斤。

我们已逛了一天,大家都累了。我抱着一包“开口笑”过来,讲它的名字,分享给大家品尝。我们走在凉凉的风里,惊叹着栗子的好名字和甜甜的味道,每个人似乎都忘记了疲惫,一路欢声笑语。

父亲晚上就要坐车回老家,我们送他到车站时,我把剩下的栗子放在了他的包里。可谁知,回到家时我却发现这些栗子又跑到了我的包里。我又气又笑,一定是父亲悄悄又放回了我的包里。给父亲打电话,果然如此。他笑着说:“你这孩子,又不是给你吃的,给我外孙吃。”他和母亲总是这样,我们小的时候,家里有好吃的总要留给我们,我们长大成家了,又要留给我们的孩子,他们永远想不到自己。

我嘴上说着生气,内心里却暖暖地感动,在这个世上,有父母疼才是最幸福的事情。

记得青春期那段叛逆的时光,我曾和父亲大吵大闹,父亲发了雷霆之怒。我任性赌气,半个月没和父亲说一句话。小姨劝我,他才是这个世界上疼我的人。我当时心高气傲,根本理解不了这个暴躁如雷父亲的爱女之心。然而,生活和时间慢慢会让我们从点滴小事上明白,父母之爱的深刻。

我大学毕业后刚来大城市工作,很不适应,一点不喜欢这里的喧嚣和拥挤。一天晚上,母亲给我打电话,我正在寒风里等公交车回住处。听到母亲的声音,我鼻子一酸,竟然忍不住流起了眼泪。我又怕母亲担心,故意装作平静。母亲还是听出了不对劲,我就不经意地抱怨了一句,要是能一直在学校上学就好了。

一周后,父亲打来电话,与我商量回家乡考教师的事,说他已经打听好了,很简单。他和母亲把我的一句抱怨当成了一件大事,他们觉得孩子不想离开学校,那就去学校教书,离家近,他们还能照顾我,这才是好的选择。我那时对未来茫然一片,听到这个消息,喜出望外,顿时人生有了方向。父亲替我报了名,可是考上了我也没有去。

我留在了大城市,也渐渐成长起来,用自己的勤劳和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回老家看父母时,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,有时说到父亲为我奔波考试的事情,到后来却没用上,都很惋惜。父亲竟淡然一笑,说,没啥,只要孩子过得好就行。

自从那年带父亲逛王府井后,我们每年回家,他总要给我们念叨栗子的事。年年都会买一些带回去,可父亲并不吃,他最喜欢这栗子的名字:开口笑。他给我们讲,咱们人应该多向这栗子学习,要常常开口笑,才能品味生活的甜香。

花开诗旅

天冷了

吕游

天冷了,树叶一颤
从高处飘落大地
一些事物正在临近
一些事物已经远去

不要指责远去的燕子
只去感谢升起的炉火
离去的只管离去,连同背影
留下的依然留下,包括温暖的呼吸

远处那场雪正在酝酿
近处的北风顺着脸颊吹向心底
能有多冷呢,如果有爱
大街上,母亲牵着孩子的手
像阳光的手牵着红心菊

老婆穿皮草

魏益君

入冬以来,眼瞅着人家的媳妇都穿上了时髦的皮草,老婆就眼馋得不行,跟我说也想买一件。

我老婆,长得粗手大脚,加之在街头开了家门面,生意人的性格养成了口无遮拦的习惯,有时还满口脏话。对我就更不用说了,虽然没有过拳打脚踢,但稍不如意,动辄拧耳朵、骂骂咧咧,这样的场景真是屡见不鲜。

老婆想买皮草,我哪敢不从。逛了几家商场,老婆看上了一件黑色的皮草。穿上一试,果然人配衣裳马配鞍,真美!虽然老婆没有魔鬼身材,但她个子高挑,配上毛茸茸的皮草,效果立时显现:雍容华贵,气度不凡。

回到家,老婆就穿着皮草出去显摆了。可显摆回来,老婆就怏怏不乐起来,对着镜子直嘟囔:我和这件衣服怎么就不搭了?

看老婆翻来覆去地照看,我在一旁不耐烦了,说:“行了,别照了,不行就退了吧。”

老婆本就烦,听我这样说,更来气,过来揪住我的耳朵:“你是不是心疼钱

幸福了吗

了?说!”

我一边捂着耳朵叫疼,一边告饶地瞅着老婆,这一瞅,还真瞅出点门道,赶紧说:“老婆,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快松手。”

老婆松了手:“说,怎么回事?”我问:“你是不是今天又跟人家动手动脚来了?”

老婆想了想说:“是啊。今天二秃子来了,你知道那人,我不招他,他惹我。我就是把二秃子赶跑后,那帮姐妹才说我和这件衣服不搭配的。”

老婆沉思一会,说:“不行,我得对着镜子搞遍回放,来,你演二秃子。”

看着老婆的认真劲,我只能委曲求全,当回配角。

“回放”完了,老婆示意我赶紧走开,自己默默地静思起来。

从那以后,老婆就变了,对我说话也不再大声大气,有时看我实在不顺眼,就把以前的拧耳朵改为现在的用手指头戳头皮。

我心中窃喜:一件衣服改变了老婆,还让我回到“解放区”。

【给自己写情书】

亲爱的自己:
人生总有那么多不如意。累了,就告诉自己,停下脚步,等等落后的心灵。时光可以带走一切不愉快,明天还是梦的起点。
(133 × × × × 1327)

【十八个春夏秋冬】

十八个春夏秋冬已经是很长的一段路,路上的风风雨雨都是我人生的一道风景。风铃要懂得岁月总能唤起我的回忆,看朵朵浪花游戏,我就从容不迫地赶路 and 追索。
(132 × × × × 4851)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一句话 一辈子】

很喜欢周华健这首略带忧伤的歌,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感受。午后,暖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,阳光下,打开记忆,曾经盘踞心头的创伤,因为有你的温暖,陪我走过漫漫冬夜。
(136 × × × × 2865)